



红叶落地,静静回忆着翠绿时的样子。

温暖的棉花

□鹿永柱

母亲的土地里,每年多多少少总要种些棉花。一棵棵棉经风沐雨,从春一路逶迤到秋。洁白的花事渐盛,像天边掠过的一朵朵云,点亮了秋,望穿了冬。

母亲把棉采摘回家,大部分卖掉贴补家用,一部分留下自用。一年忙到头,男人们难得清静与悠闲,但女人还是闲不住。在没有羽绒的年代,棉衣服就是标配。自然一家人的御寒问题,全落在了母亲肩头。于是天大冷之前,母亲手戴顶针,一针一线连接着温暖。

母亲的针线活极好,针脚细密,工工整整,棉衣服在身,暖和却并不臃肿。最繁琐的是做棉鞋,母亲有一本大书,里面夹满了鞋样。母亲比照鞋样打好鞋底,但纳千层底却极费工夫。于是串门时也不忘手中的活计,于东家长西家短中咿咿纳着鞋底,仿佛日子也被针线一下下拉长。如豆的煤油灯光中,母亲依然忙个不停,那一幅幅辛劳的剪影定格在记忆深处,穿过岁月的迷雾,依然清晰如昨。白色的鞋底,黑色绒布的鞋面,穿在脚上温暖又舒适。有一次我和哥哥出去滑冰,没想到冰层太薄,我和哥哥的一只脚分别落入水中,棉鞋里灌满了水,回到家中,母亲却没有责怪我们,在炉子上给我们烘干。没过几天,母亲给我们一人又做了一双新棉鞋。

最喜欢冬日晴好的天气,母亲把新棉被晾晒在院子里。太阳温暖如盛开的棉花,一朵朵落下来,覆盖着被,棉被变得更加蓬松。夜晚裹在新棉被里,棉的清新气息和着阳光的味道,依偎在母亲怀里,梦境温馨而甜蜜。

农村冬季是结婚的旺季,其中棉也是重要角色。小时候常听大人说,某某家娶媳妇陪嫁了几铺几盖。有一次我听一位大婶说,这次厉害,陪嫁了十二铺十二盖,其余主妇便发出了惊叹:“啧啧,瞧瞧人家,真是赶上了好时候。”

天气渐渐冷了,如今六十多岁的母亲戴着老花镜,一针针赶着做小侄子和女儿的棉衣,纫针线都困难的母亲细心地做着,但针脚不再细密,也不再工整。但我想孩子们有了棉衣,冬天肯定暖暖和和。

想必天下再没有哪种植物如棉花一般,生命之中历经两次花开,一次生命之娇美,一次泽被之苍生。衣被天下,大爱如棉。棉之温暖,质朴,平实,如母爱,不着痕迹,却丝丝入心。



草垛子里藏童年

□管洪芬

周末,带孩子去乡下,此时田野里正是一片丰收景象,收割机所到之处,碾断的稻草黄灿灿地铺满了一地。闻着空气里弥漫的淡淡稻草香,关于我童年的那些记忆开始纷纷扰扰袭上心头。

记得小的时候,我们最爱在人家扎的草垛子里捉迷藏。那时候,村子里的孩子多,一吃过晚饭,不用招呼,几个顽皮鬼便凑到了一起。游戏规则早已约定俗成,只需“剪刀、石头、布”决出谁是小偷谁是警察便一哄而散。可想而知,扮演“小偷”的想千方百计潜伏得够隐秘,而所谓的“警察”呢则探头探脑想提前窥出一些蛛丝马迹……我时常会偷偷地先在某家的草垛子里掏一个窟窿,旁边备好几捆堵窟窿的草,等到游戏一开始,我便迅速奔去目的地,然后快速地钻进窟窿后再用稻草堵严。这一招真灵,有好多多次,小伙伴们从我身处的草垛边经过,居然也没发现我的踪迹。

记得有一次,我钻进窟窿躲好后,因为感觉万无一失便悠闲地闭上眼睛养神,谁知只是一会儿,困意便席卷而来,我不知不觉地就睡了过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被一阵嘈杂惊醒,清晰地听到母亲带着哭意的声音在呼唤我的名字,我“唰”地一下钻出去,瞬间,

十几束手电光同时照向了我。我惊愕万分,母亲则扑上来一把就抱住了我。原来,小伙伴们玩累倦极各自回家后,母亲却迟迟没等到我,左呼右唤依然不见我的身影,无助的母亲只能发动左邻右舍一起来帮着寻找。

某一年,当广播里有通知说可能最近会有地震发生,建议大家都搭防震棚时,母亲毅然和父亲在屋前用草把搭建了第一个防震棚。防震棚搭得温馨而舒适,有桌有椅还有床,俨然是一个小家的模样,把我高兴得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棚子里“享受”一番,偶尔甚至会要求母亲要在防震棚里过夜,对于我的种种要求,母亲总是笑而允之。

那个防震棚在我家屋前保留了许多,即使在地震警报解除以后,母亲依然没有拿走里面的任何一件家什。对于旁人的好奇,母亲总是笑着回答:孩子要玩,由着他吧。我欣喜地感受着母亲对我的宽容,就感觉因为这间防震棚,我的童年关于草垛子的记忆也变得丰富而甜蜜起来。

正回忆间,孩子好奇地问我我在想什么,我一下子笑了,我想我应该告诉她我曾经走过的那段岁月,因为即使在草垛子里捉迷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,但岁月留给我们的记忆还在。记忆在,幸福就在,而这种幸福,我愿意和孩子一起分享。

住院

□张桂林

1972年夏天,我在驻双辽县的解放军63医院检查出患有鞘膜积液。关医生是主治医生,建议住院手术。我们和关医生打了招呼,就回家去筹备医疗费了。

回家后,父亲领着我到生产队办公室找史队长借钱,路上告诉我见到队长如何说、如何做,才能顺利借到钱。

我和父亲来到生产队队部,队长接过父亲递上的迎春牌香烟,问:“小子哪出毛病了?”父亲说:“医生说这个病叫‘鞘膜积液’,很严重,如果不做手术,会影响孩子发育,小子长大了可能成一个废人。”赵会计说:“整得挺吓人的,我看小子活蹦乱跳的,有这么厉害吗?”我父亲让我脱去短裤,指着我肚脐下方说:“医生说就在里面有炎症,越肿越大,不手术,消不下去。”父亲拉着队长的一只手就往我肚脐下方按。

他的手刚一挨上小腹,我就大叫:“疼啊、疼!”史队长说:“真是病得不轻啊,小孩子不会装病的。”队长看了一眼会计,会计点点头。队长了表态:“队里经济是困难,可大人就是饿着点,也得给孩子治病!”我们离开了队部时,会计说,明天来取钱吧。

做手术的头天晚上,我紧张、害怕。第二天早上起来才发现,尿了医院的床。我父亲赶紧把褥子晒到医院前边晾晒衣物的铁丝上。一个漂亮的护士看到褥子上的不规则的图案,脸拉得很长,在廊檐下和另一个护士唧唧囔囔的不知说些什么。院子里的白桦树枝叶繁茂,绿阴蔽日,鸟鸣悦耳。病房前后靠近墙的地方,栽种着各种花草,它们竞相开放,馨香四溢。我爬上了医院东边一段矮墙,不关心护士对我的议论,也无心观看院中的风景,想到下午要做手术,忽然感到无助和无奈,禁不住从内心深处冒出丝丝凉气,想家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下午,医生把我推进了手术室。我躺在手术床上,看到上方是又大又圆的手术灯,墙壁和房顶及我看到的一切,就是一个“白”。这种“白”和冬天后垅子上的雪白,怎么看也不一样。那茫茫的雪原,旷远、浑厚,仿佛有天籁之音从高处传来,让人们有踏雪寻春的冲动和激情。这种白,好像暗藏巨大的压力,把自己压缩得越来越小,直至渐渐地消失。

两个医生抓住我的手脚,一个医生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碗状的罩,一边安慰着我:“别紧张,不要动,手术不疼,一会就好!”一边用罩扣住我的口、鼻。后来才知道那个罩是麻醉用具。其实,我并没有动,也没有相信医生安慰我说的话。一个六岁多的孩子,躺在偌大的手术台上,只是身不由己而已。一种药香慢慢地侵入,我的感觉越来越轻,好像随着一缕烟,慢慢地淡去,和四壁的白融为一体。

手术以后,在医院又住了一段日子就出院了。

多少年过去了,人生经历了诸多的坎坷、曲折、疼痛,品味了酸甜苦辣。荣辱得失如天边浮云,或绚丽,或黯淡,已杳然逝去。这一段经历,确是刻骨铭心。

